

零杂志 / 编

我把诺奖 颁给你 | 上 |

第一届黑马星期六上海文学新秀选拔赛获奖作品选

40 所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
200 多名高中生
最脑洞大开的中学生作文比赛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我把诺奖 颁给你 | 上 |

第一届黑马星期六上海文学新秀选拔赛获奖作品选

零杂志 / 编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把诺奖颁给你:第一届黑马星期六上海文学新秀
选拔赛获奖作品选.上/零杂志编. —上海:上海人
民出版社,2015

ISBN 978-7-208-13149-1

I. ①我… II. ①零… III. ①作文-中学-选集
IV. ①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55198 号

出品人 邵 敏
责任编辑 陈 蔡
封面装帧 钟 颖



我把诺奖颁给你(上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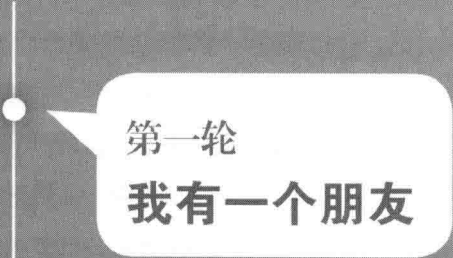
零杂志 编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240 1/32
印 张 11
字 数 210 000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3149-1/H·85
定 价 32.0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轮	我有一个朋友	— 001
第二轮	你被困在这里	— 111
第三轮	来，我给你讲个故事	— 215
第四轮	太好吃了	
第五轮	我把诺奖颁给你	
第六轮	请你感动我	
第七轮	隐秘的绳扣	



第一轮

我有一个朋友

白马

陈天慧

芮雪

潘震

钱小琳

黄忻彦

强薇

穆然

李冰倩

王朝阳

李健皞

程洁帆

焦怡迪

杨阳

张予立

陈天慧

市北中学

003

达拉没有朋友。人们总笑他：“你看那个人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，也不同别人讲话，真是奇怪呀。”随即转过头，哈哈地谈笑别的去了。达拉扭过头，看到他们眼角虚伪的光和合不拢的嘴巴，立刻转过头，揉了揉眼睛，朝他们站过的地方啐了一口唾沫，又抓了抓自己很久没剪过的头发，头发有一些些的长，扎得脖子有些刺刺的疼。达拉拢了拢军绿色的大衣，嘴里碎碎地念着：“谁说我没有朋友，没有朋友怎么能活呢！”他把头用力地扭向身后，随即咧着嘴，恨不得把嘴角咧到耳根子那里去，然后得意地吹着口哨，朝着家门口走去。

达拉家门口有一盏灯，天黑了便自觉地亮起来，天亮了又兀自暗下去。

达拉喜欢透过厨房的那扇窗看着灯亮亮暗暗地自己游戏。灯亮了，达拉便想，

若是我站在灯下，我的影子该有多长呢？大约会拉得很长吧，有两个我这么长，达拉自顾自地想。忘了说，影子就是他口中的朋友，唯一的朋友。

天快亮了，冬天的阳光总是来得慢一些，达拉起来的时候还是一片黑，天突然就亮了，像是一下子亮起来的，是那种近乎空洞的白。天亮的一霎，门口的灯突然灭了。黑夜里唯一的光就这样，随着天光渐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那样决绝，不留情面。达拉的心像是空了一块，他有些沮丧，尽管他知道天黑的时候，灯依旧会守时地亮。习惯性地看了看身后，白色的瓷砖泛着略显刺眼的光，他忽然没来由得有些害怕。

达拉很在乎自己的影子朋友，影子就像是他生命的一切。他说：有光的地方就会有朋友的。他喜欢站在有光的地方摆弄他的影子，影子时长时短，就像是真的在认真思考着达拉问出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。

达拉生活在钢铁城里。他烦透这些高高低低的水泥怪物，它们总是挡住了阳光，以致他看见影子朋友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巨大的阴影挡住了达拉瘦小的影子，达拉在路边漫无目的地踢着细碎的小石子，咒骂着。左一脚，右一脚，小石子认命地滚着，却又在不经意间偏离了轨道，向路的那一边滚去，达拉本能地想去追，一辆大卡车呼啸而过，留下的尘土眯了达拉的眼，达拉的眼有些湿了，他想，钢铁城里的人没有阳光，没有朋友。“没有朋友怎么能活呢！”他低声说

着，细小的影子长长短短，好像在用力地点着头。

达拉想逃，逃到能经常看到影子的地方。想到便做了。窗外是浓厚的夜色，他急吼吼地翻出床底落满灰尘的小皮箱，又草草地在箱子里随手塞上几件衣服，头也不回地把门甩上，走得那样急，就像灯灭的时候那样，不留情面。走之前，他提着小箱子站在了家门前的灯下。灯光从他的头顶斜斜地打下来，是黄色的。冬天里的晚风很凉，像是尖刀一样，一下一下地吹着。达拉冷得缩了缩脖子，抖了两下。但他却觉得暖，大概是在黄光的笼罩下吧。他看到了灯下的影子，有两个自己那么长，剪影里的男人很是修长。他眼里有一闪一闪的光，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。有一份的感动，三份的满足，五份的激动，还有一份说不上来的东西。

达拉去了若落乡，那里没有高高低低的水泥怪物，没有呼啸而过呛人的烟尘。这里的天很蓝，他突然有些后悔了，后悔走得太急，没来得及带上相机，把这纯色的天空记录下来。他抬起头，使劲地看了几眼，没有相机，那就把它记在脑子里。影子平静地落在地上，一动不动。达拉猜想，他一定也是被这里的好风景迷住了吧。这里有小小的木屋子，木屋子里住着漂亮的女孩子。她的影子很长，两根麻花辫翘翘的，走起路来，就跟着上下上下地抖起来。达拉喜欢极了，扭着头跟影子叨叨念念地说着，那根又黑又粗的麻花辫可真好看，不像城里的女人们总带着理发店恼人的药水味。影子跳动了两下，似乎示意着他也是这么想的。风轻轻地吹，不

是尖刀一样的刺，是丝绸一般柔柔的触感，一下一下，拂过他的脸颊。他的心开始像春水一般，化作一摊，他有些醉了。影子的边缘有些模糊，像是融在了这乡间的土地里。

钢铁城里是冬天，这里是夏天。

这里的夏天有赶不走的蚊子，一群一群地飞，随口就能吸进几个，达拉却乐此不疲地被蚊虫一次又一次地骚扰。红红肿肿的点，有些酸酸痒痒的，但达拉固执地认为这是一种生命的体验。达拉很高兴，这是他在钢铁城里从未体验过的感觉。影子默默地躺着，不再上下跳动。达拉和影子的话渐渐少了。达拉四处走走停停，也顾不上影子是不是在身后紧紧跟着。

他喜欢默默地看着阿夏在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耕种。哦，阿夏就是那个麻花辫女孩，她的名字同她一样，是有温度的。田垄上的麻花辫一上一下，就像是曾经的影子。只是如今的影子只是安稳地躺着，达拉早就把他抛到了脑后。

达拉不得不回到钢铁城里，他知道乡下的生活并不属于他，离开那天他偷偷地躲在稻草棚旁，看阿夏耕种，看最后一次这样蓝的天空。

那天晚上，达拉乘了火车，忽然觉得这样暖的风吹得他有些凉。火车呜呜地开着，开着，达拉希望这是一辆开不到头的火车。天色很暗，什么也看不清了，但达拉依旧不死心地望着那一片田野，尽管他什么也看不见。他始终没有看到

那两条上下跳动的小辫子。

达拉回家了，他又一次站在灯下，他重新注意到了被他忽略已久的影子。他忽然觉得影子好像短了一些。他想扯动嘴角像以前一样跟这位老朋友打个招呼。他想了很久，是应该说“嘿，老伙计”，还是真诚地道个歉。他拿不定主意。索性拎起牛皮箱，走出灯光的包围，进入黑暗。影子也随之消失在一片浓重的黑暗里。

达拉又开始了那样的生活，脸部僵硬。寒风瑟瑟的夜，他把呢子大衣裹得死紧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该怎么样形容那双眼睛呢，我想想吧。约莫是一摊死水，泛不起波澜，又或者说是一块冻死的冰山，敲不下一块。达拉就像是一块木块，麻木得不像样子。他需要一把火，只是这火是再也燃不起来了。

达拉养成了一个习惯，站在灯下看影子，但却不再同影子说话了。影子好像越来越短了，只有一个他那么高了。达拉依旧习惯看着窗外的灯随着时间灭去，可每看一次，达拉的心就像是坍塌掉了一块，补不回来了。影子左右摆着，好像在着急想要说些什么，却最终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。

达拉有些害怕，现在他的影子只有半个他那么高了。黑黑的夜，路灯一跳一跳，像是阿夏忽上忽下的小辫子。达拉抬头，直直地望着灯。灯很亮，他也不用手去遮挡刺眼的光，就这样看着看着，直到流出泪来。

那天晚上，达拉的影子不见了。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见

达拉。那个喜欢看影子的小伙子不见了，钢铁城里的人依旧自顾自地活着，看着水泥怪物遮住了影子，看着大铁皮卷起的灰尘灰了一片，没有人在意影子是不是还在。只是第二天晚上，那盏路灯没有再准时亮起。工人有些苦恼，反反复复地修了几次，总是不见好。灯也就这样，再也没有亮过。

后来，阿夏收到一封很久以前寄出的信还有一张照片，上面是一个修长的剪影，好像是个男人，带着一个长长的箱子。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：

你好，阿夏：

我是达拉，达是达拉的达，拉是达拉的拉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我的影子。从若落乡回到钢铁城以后，我的影子开始越来越短，他就要离开我了，我知道。钢铁城里有许多人，但是他们都没有朋友。他们四处说着：“你是我的朋友。”可我分明看到了他们眼里的不屑和虚伪。所以我和我的影子做朋友。可是直到我见到了你才知道，我的影子其实就是我呀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又或者说我没有朋友。我想做一个像你一样快乐的人。但是当我回到钢铁城，我才发现这样的愿望对于我来说太奢侈。我只有我和我的影子。而我的影子也终有一天将归于沉默。

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？

记住我，我是达拉，达是达拉的达，拉是达拉的拉。阿夏。

达拉

这一封信被阿夏放在她的抽屉里。阿夏始终不知道达拉的模样。但她总愿意跟别人说，我有一个朋友，叫达拉，住在钢铁城。

再后来，达拉家门口的灯被拆走了，变成平平的一块。每每有人走过，总觉得这里缺少了什么，却又说不清楚。

世界上再也没有喜欢看影子的达拉了。

芮 雪

位育中学

我有一个朋友，沉睡在海底的朋友。

第一次遇见她是在威尼斯蔚蓝的天空之下，粼粼的波光之上。叹息桥对面就是落日的霞光，映照在五彩的砖墙上，绘出末日的模样。

“威尼斯啊，一个月后就会沉没了呢。”她坐在岸边，从自己亚麻色的长发中分出一股，编成一根细长而顺滑的辫子，披在右边的肩上，“这件事，你们游客都知道吧。”

我点点头。她对我笑笑，“你，为什么来这里呢？”

我犹豫了一会儿。然后把自己被主编辞退的事情告诉了她，因为进入杂志社以来就没有写过什么吸引读者眼球的文章，就连出版的唯一一部费尽我两年心血的小说《沉没》也没有什么读者，平庸至极，而主编又是一个注重创新的人。我会被辞

退多半是因为自己江郎才尽了吧。身边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建议我暂时离开柏林，去国外散散心。

“啊啊！那本书我在旧货市场里看过！写得很好！我很喜欢！”

“谢谢。”我苦笑着，“你是当地人？”

“是啊。我从出生起就和爷爷住在这里，活到十九岁，只乘着渡船离开威尼斯一次。”她仰起头看着我，从石板地上站起来，拨了拨裙摆，“啊，对了，你来这里几天了？乘过贡多拉了吗？”我如实给出了否定的回答，事实上，我今天下午三点才到达这座水城，只逛了圣马可广场，拍了几张照片就在码头边游荡。“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带你去乘我爷爷的贡多拉吧。不要客气，因为游客多的关系，其他船夫都会趁机开很高的价，不过我可以让爷爷给作家先生你免费哦。啊，爷爷！这里这里！”

她向着不远处的河道挥手，高高翘起的船头后，一位发须花白的老人也笑着向红裙女孩挥手。我正愣神，女孩已经牵起了我的手，向最近的河道阶梯跑去。“我的名字是夏洛特。爷爷，这是我新的朋友，很厉害哦，是一位作家呢。”

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看着老人慈祥的笑容：“您好，我的名字是吉尔伯特。”老人把船篙收到一个较高的位置，黑色外漆红色座椅的贡多拉稳稳停靠在了岸边的石阶旁。“夏洛特还是一样的热心啊。作家先生，欢迎来到威尼斯。”他向我伸出手，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上船，夏洛特就轻

轻在我背后推了一把。“不要客气，威尼斯的客人就是我和爷爷的客人。”

小船在闪耀着金色光辉的水波上缓缓行进。此时的夕阳已经只剩下了半个通红的脸颊在地平线上，把整座童话般的城镇染成玫瑰金色。老人虽然上了年纪，但身体依然硬朗。撑船的技艺老练娴熟，夏洛特告诉我，这位名叫罗维诺的老人已经和他的贡多拉在水道上漂浮了五十年了。随着天穹慢慢从橙红变成玫瑰红，水道两边复古的灯就亮了起来。颜色鲜明的一栋栋小楼里也亮起了灯光。

“很棒吧。”夏洛特笑着对我说，那表情就像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在向别人炫耀她的新裙子一般，“真想永远住在威尼斯。”我抿了抿唇，没有说话。

贡多拉顺着水道穿梭，最终停在了一栋蓝色的小楼前。夏洛特还没等船完全停稳就轻巧地一步踏上了石阶，向我伸出手。深蓝已经盖过了大半的天空，我后知后觉地想起口袋里那张已经没用的船票，发觉今晚的最后一班渡轮已经离开威尼斯了。夏洛特看穿了我的担心，“没事啦，我家还有空余的房间。但是因为一楼和二楼都被淹没的关系所以你只能住在阁楼了……你不会嫌弃吧？”

答案当然是不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牵住了她的手。脚下踩的是摇摇欲坠的石板地面，这座童话般的城市建立在无数木桩上，能够维持百年已实属奇迹。换句话说，威尼斯的沉没应该是必然的，海水会腐蚀脆弱的木桩，随着气候变暖而

不断上涨的海平面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把威尼斯这一条五彩的鱼困在里面，越收越紧。罗维诺爷爷还说，现在我们脚下的石板是几年前重新铺过的，比原来的高度高出了几十厘米。大部分居民的住宅都在十多年以前重新修缮过，因为较低处的楼层都被淹没的关系才加盖了几层楼。

蓝色小楼的门是白色的，对我来说有点低，要不是夏洛特提醒，我差点狠狠撞上精致描花的门框。当我们坐在小小的客厅里捧着热咖啡的时候，夏洛特才告诉我原来我进来时的那扇门是用玻璃窗改的。罗维诺爷爷看着我惊讶的表情，一边翻动着平底锅里的红酱意面一边说：“这可是我亲自去佛罗伦萨的旧货市场淘来的，现在的家具店都不卖这种老式的门框了。”

我捧着咖啡杯的手扣得紧了些，夏洛特眯着眼睛，很久没有说话。

晚餐之后，我踩着会吱吱呀呀响的木质楼梯上了五楼。我的房间里散发着干花的气味，床头灯也是温暖的黄色。夏洛特站在我房间门口，欲言又止。我问她有什么话要说，她低头扯扯裙角，沉默一会儿才说：“你会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？”

我笑笑，告诉她我是一周后回柏林。

她眨眨眼睛，放开了被她揉皱的裙子，又换上了一个开朗的笑容，“在这一周里，我保证，威尼斯会给你留下最好的印象。”